

十五、歸元寺講經與佛學院的開辦

民國九年，鄂督已易蕭耀南。到冬天，隱塵接任湖北堤工督辦。十一年又兼任陝鄂禁煙督辦，與蕭督有黃岡同邑之雅，故十一年在武昌有佛學院的成立，由元白的奔走聯絡，隱塵的提倡號召，亦得蕭督的間接維護。辛酉年底，我由杭至鄂時，武漢佛教會前棟已經造成，樓下中為大門甬道，左為職員辦公室，右為接引佛殿附設通俗講演堂。樓上左為一講經堂，右為會客室及寮舍。我即住於會客室後的寮房，時誦主會務，侍奉昕夕，隱塵等時過聚談。鑒于我接管淨慈寺的疊生故障，主張純憑理想，于武漢新創立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，我乃提出佛學院的辦法及學科綱領，並於漢口及武昌分別傳了數次三皈，如李馥庭的全家皈依等，又增加了不少男女信徒。隱塵、元白與武漢信徒楊顯卿、王森甫等，集議數次，雖院址未能覓得，已決定照我的佛學院計劃，積極籌備開辦，故對於淨慈寺亦即為交卸的預謀。

壬戌正月，我接受了漢陽歸元寺講圓覺經之請，大約是於二月初進寺開講，講到三月初圓滿，編印了一本圓覺隨順釋科目，並在海潮音上發表了對大乘空宗應以唯識圓覺為一

系的論文。集聽的除寺僧及湘、鄂各地來聽的僧眾三四百人外，陳元白等男居士數十人，李德本等女居士百餘人，亦皆住寺隨聽。而隱塵、劍農、時語、森甫、蕭覺天、陳仲喈等，暇即到歸元寺聽講，仍不斷為籌辦佛學院的談議。此一期的講經，博得川、鄂、湘、贛各省寺院僧眾的翕然讚仰，消除了向來不少的隔膜。講經將畢時，並推定了陳性白律師專赴杭州去辦理淨慈寺的交代。

講經完畢了，我移居武昌皮公館以暫休息。因漢口過于煩囂，所以專在漢陽、武昌兩處探尋適宜的院址；亦曾到過現在建築武漢大學的東湖等處，擬置地建屋。然以秋季即須開學，為時不及，卒乃於武昌通湘門內、覓得堪用的空宅。此宅係清季川漢鐵路總辦黎大鈞所建，黎總辦是黎大總統的族叔，黎總統在那個時候是湖北的陸軍協統，駐軍的地點與這個屋地鄰近，所以建造的時候，亦曾經黎總統監督工程，造後即由黎劭平繼為宅主。但因民國後，劭平於漢口租界另置房屋居住，所以此屋一向空著。劭平與佛學院發起人李隱塵、王卿蓀等原為至好，且贊成辦佛學院的宗旨，乃願將此宅出讓為院址。隱塵等約我看後，我觀此宅四圍空曠，門前甚堂皇壯麗，宅中兼有林沼花圃，加以添造修理後，足可適用，遂議繳價一萬五千元以取得斯屋。就在皮公館開了發起人會，成立了籌備處，隱塵為處長，劍農經辦院屋的修造及器物的置辦，限於六月初完竣。根據了我的佛學院大綱，推

胡瑞霖、皮劍農等起草章程，王又農擬具呈文，呈請湖北省長公署及教育廳批准，並轉教育部備案。議定院董每年須擔任四百元經費，時已徵得院董三十人以上；託黃季剛撰了禮請院長疏，由湯薌銘院董率院董二十餘人，在四月八日浴佛節，于武漢佛教會舉行隆重的禮請儀式，禮請我出任院長，並由我撰了佛學院緣起置章程前印發。預定於陰曆七月二十日開學，七月初一起到院投考，刊布了招生通告。

我以開辦佛學院的事已經決定，陳性白回武昌，知道杭州淨慈寺與兜率寺的交替，至四月亦次第辦妥，我乃函囑玉皇、智信、大覺攜帶了我存放杭州的書籍物件及各人行李，即到武昌佛學院來照顧工程及從事設備。我趁此時的閑空，乃重到寧波訪奘老及陳屺懷、金夢麟等許多故友，並邀聘竹林去武昌任佛學院中會計。轉回上海，于一齋堂設在愛而近路的古靈山分院，住了一晌。那時，大勇亦正在滬再籌備東渡。大勇去冬抵東京後，元白之子陳濟博適在留學，因與大勇同從了覺隨要去高野山學密宗。乃覺隨在到高野山途中變了態度，對二人竟施出種種欺凌手段，抵高野山後不能安住。濟博仍回學校，而大勇訪得有金山穆韶阿闍黎堪從學習，須籌學密二年應備的經費，乃于春間回抵杭州。此時各種皆預備停當，遂來滬候船，住三五日即行東渡。

志圓以得關炯之作檀越，在古靈山又閉了關，乃時一與他敘談。他有一次談及滬上佛

徒，大抵以諦閑、印光和我為中國現在三大派，冶開等已說不上，而圓瑛等皆聲望未著。然此就信徒眾多各成派別以言，若就新舊分派，則我為新派，而舊派以諦閑為首，附從以印光、冶開等。但我直心而行，對諦閑法師仍尊以前輩，初未嘗意識及此種的分派。唯從民國八年起，我與歐陽漸突起為佛學界的雙峯，則於九年唐繼堯的邀請赴滇亦可見之，此難免為向來追蹤諦閑、印光、冶開等僧徒居士們生大驚異。因此，如隱塵聞冶開信徒狄楚卿，元白聞諦閑學徒可端等種種風說，隱塵、元白等答曰：「我們親近了太虛法師數年，從不聞談及諦閑法師等是非長短」，每令彼輩爽然若失！但世人于此種分派觀念一直持續著。十七年後，似乎諦閑隱退了，由印光與我來對峙；二十年後，似乎印光隱退了，由圓瑛與我來對峙。到二十年後，我的學徒們皆意識著此種的對峙，因此漸漸的尖銳了。此時，我相近的人，如善因、常惺、大愚、元白等已多合離轉化；而老的如淨心、岐昌、慧明、佛源、道階、朗月等，卻始終與我甚為相洽，都是公平的道誼投契。其實，全不成派，只是世人模模糊糊的猜測著、傳說著罷了。

那時，大有「無事一身輕」的風趣。于上海赴漢口的途次，聞觀同已作了南京毗盧寺方丈，到南京毗盧寺訪他，盤桓數日。他的法弟古曇，陪我暢遊了燕子磯沿山十二洞等各種名勝。曼殊揭諦亦寓毗盧寺，談話間初聞歐陽等反對起信論的傳說。並訪問了教育廳長

蔣維喬等。我又久聞安慶迎江寺，遂乘溯江而上之便，又登岸往遊。則馬冀平已掌安徽財政廳與竹安監院請常惺來主辦佛教學校，常惺引蕙庭、覺三等相見，並略微改訂了學校的學科。地藏庵的慧命法師，也設齋邀見，似憶曾為安慶的居士們講演一次。與竹安談及擬一覽匡廬勝景，他力任導遊。安慶盤桓數日，乃偕赴九江，暢遊廬山約一星期；遊蹤所至，皆見于詩集的題詠。更有須另篇追記者，則為大林寺的復興，即從此而起。此遊曾訪德安，宿白石寺，見老虎行五老峯下。又宿東林寺，曉起禮遠公塔，皆有較深的印象。回九江，竹安返安慶，我乃進抵漢口。

到漢口已六月底了，佛學院修理完竣，購置設備亦大致就緒，故我即進佛學院任，並已聘定了空也與史一如來任佛學教員，杜漢三任國文教員，而海潮音亦即由史一如來武昌編輯。其時，印刷發行已由隱塵等合資辦了一正信印書館，以孫文樓為經理，預備大規模印刷流通經典和佛學院的講義。七月初，各省學生已有陸續投考來院的，以大覺任學監，管理率領。中華大學陳叔澄校長亦為院董之一，舉辦中華大學暑期講學會，請梁任公、高一涵、傅銅等各名流學者分任講演，我擔任講因明學，已刊行的因明大綱，即是那時的講義。我與梁任公亦在那個時候才晤面。另由隱塵等以武漢佛教會名義，在中華大學大禮堂，請我及梁任公、傅銅作了一次佛學公開講演，聽的大學師生與各界人士、佛教縑素、

在千人以上，有嚴黻蕙的記錄，登載于海潮音。時佛學院學生已到四五十人，並招待任公等到院中為學僧講了一次，任公亦擔任為院董。於七月初十外，由籌備處在漢口一江春設素西餐，宴集院董及本院新聘職教員，成立佛學院院董會，舉任公為院董長，孫文樓為會計，王又農為文牘，並推舉隱塵為院護（副院長），作院董會與院長間的聯絡。又與任公、隱塵等同遊黃岡赤壁，訪湯化龍墓。迨任公分別後，籌備處于七月十六日結束，交代于院職——智信監院，竹林會計，玉皇庶務。至七月二十，正取備取的學生已足六十名，遂如期舉行開學禮，地方長官及院董濟濟一堂。蕭督亦蒞院致詞。那時，武漢的佛化，真堪稱盛極一時！